


集部

# 蘓魏公文集卷五十六

宋　蘓頌　撰

## 墓誌

###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諱大有字損之先世占數華陰自其曾祖諱圖避五代之亂于湖湘因家潭州遂為長沙人祖某三世仕宦皆不過縣令州佐至君以天聖五年進士

乙科一命為隨州節度推官翰林胥公偃薦監壽春茶場由明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澠池縣再遷太常博士河東都轉運使施公昌言奏辟簽書晉州判官公事徙知忠州過都貽書抵宰相陳恭公以為大臣當如古人推轂天下士徒以絕謁賔客取公名非是以此遅時而有司適言君在河東入糴不如法坐削一官監廬州酒未幾會恩還故秩最後簽書應天府判官公事是時予同在幕中接尊俎論古今從容談笑閒以唱酬

歌呼縱放纖介無所隱故尤相親厚嘗愛其為人疎爽豪健有志于功名文章議論足以自表一時所至上官賴其能委之以事輒為平處其中無所私撓明州廣德湖灌溉之利由古然矣先時患民侵冒墕地太守李夷庚築大堤以限之歲久堤壞而冒耕者衆請奪滋益繁轉運使移君往案視得故迹而復之于是人均其利而訴牒自息其在澠池建學校以延諸生又治縣廨得二古鑊寫之以補其邑之刀矛機械于是戎器為之一新

已而郭邈山盜起嘯聚陜洛間騷掠近邑獨不入澠境知有備故也留守范公雍喜其所為名見與語留數月不遣時久不雨邑之父老詣府訴災因請還君既歸而雨作民益歡然有龍騎卒自邊戍還過縣以事逗留不去民不知所為頗相驚擾君密畫計白府請捕治之卒伏辜而一道帖然君雖為小官每于朝廷政令大體意有所得慨然忘其躬之卑遠而敢言也故諸公貴人多所尉薦幕府交辟焉初河東行鐵錢君再疏極陳利害

大畧以官鑪有數而私冩無藝恐終為民患自以言輕不足動朝廷又為歌詩四百言上之覬託民謡可以開悟于上其後果以不便罷甞奏書仁宗請擇宗室之賢者建為皇嗣以繫天下之望御史中丞王安簡公得其藁而竒之欲以為裏行而君卒矣時皇祐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君既登朝贈其父國子博士娶同郡馮氏號仁和縣君繼卞氏永安縣君一男子曰眀舉進士甞試于春官三女子適考功郎中鄭民憲進士周郁曹知微君

卒後二十六年䏌以長興宰陳之才狀屬予曰先人之仕于時官不過博士而壽止五十四曾不得少究其才志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夫人之喪合葬于其山且念知先人之深無如公者幸一言以銘之遂為之銘曰

少而學兮將有為壯而仕兮逢所知才信美兮生孔時命不究兮進則違厲風力兮排雲霓貫其良兮售不疑抗直論兮通天墀忽焉逝兮吁可悲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錢塘蔡君子難以慶歷六年擢進士第起家為應天府穀熟縣尉再調房州司法參軍監亳州酒稅移宿州蘄縣令改泰州觀察推官以銓課轉大理寺丞監建州都茶場再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監在京雜買務知開封府襄邑縣名充編修樞密院例策歷尚書員外郎以職方知泰州服父喪去位既外除矣以熈寧六年四月甲子寢疾終于家卜明年十一月丁酉遂葬富陽縣之仙山

鄉瑞相原君年五十二諱某子難其字也少從安定先生胡翼之學經術尤長于春秋同門生丹陽姚闢嘗以三傳異議數十事探索其有無終日應答亹亹不窮闢曰安定之學盡于此矣及從仕則專意文法簿書之務纖悉靡密辨論上官前一無避憚至于不可屈而後已初在穀熟予適為南京從事每見其邑文移精詳有理致屢持以白府府中滯訟疑獄數以委之于朋僚中特親厚予嘗察其所趣舍操守甚悉且曰士之所以貴于

學者蓋在適于時而有用也然古之人不患無時而患無知已者蓋欲其道有所信而不愧苟得耳予以是知其有志于事業而不為陸陸者也是時故相杜祁公退居睢陽君以文章謁之一見嗟賞待以異禮留守觀文王安簡公嘗謂君曰祁公時所欽屬數道吾子之美子其勉之君既遇知已益自慎重由是當位者多稱薦之自酒官至編修凡七命皆從辟舉非由有司選擬也今參知政事王公北都留守文潞公太師張丞相故相梁

侍中翰林沈文通樞直何公南皆所薦者而襄邑實用予言領命梁公張公又以秦庭嘗僚連薦儒館之職朝廷再籍其名矣樞密府爵賞威刑之出動循故事國朝百年已行案草所謂例者以萬數或一事數例或徒具文而無定論異時引用去取往往先出吏手故前後繼擇才能士付之編輯有年數矣君至則區別類例日料十數事質于諸公著其可行者為令其重複無用者一切删置甫四年而就緒凡得四百餘帙其别有開寶兵

目暨驛馬令又被旨兼檢閱英宗一朝樞府故事送編
修實錄院書成再奏御詔賜金幣仍改五品服章以寵
前勞特陞秩一等留俾再任會御史言省冗官者編修
其一也而君前此以便親請外官已得海陵矣因謂同
寮曰此局必不應廢未幾二府置屬官並兼編修條例
如其言治平四年秋夏國主秉常遣使朝貢京師官稱
不與常年類既錫宴則欲敘官就席君時為押伴毅然
責以屬國陪臣之禮當偃蹇若是耶其使懼息遂坐上

丞相聞之皆曰善治郡政尚嚴整事無劇易一出于已每慮重囚則燕居審訊盡悃愊求其所以生之或諗曰彼罪當辟欲生之其可得乎既不能生之徒引日月何益也君曰獄情至隱難見一成不可復令使之辭窮且知無枉則死者與吾兩無憾矣民有坐教令毆人而過誤致死者情得覆讞于朝刑寺疑非實然再移旁郡又移別路皆不能易初劾一辭卒從末減議者乃知其下無冤民也于時農田使者督察郡縣求民疾苦而興置

之君預條其利害可行不可行者待其至使之財擇上
不違新書期會下無擾民趣辦之弊人便其政至舉州
遂憲臺願再留君三年以終其賜監司第課為淮南諸
郡最君既明于世務而慷慨敢言為編修時樞府諸公
嘗詢以兵要輒隨問啓畫深見聽納故留在職最久當
時臺閣文雅之士亦多與之游接而喜聽其論議若毗
陵錢君倚臨川裴如晦陳留孫聖塗並稱其才適時用
然方一施之州郡其效已見使之年且久則其風力必

復有過人者耶父諱其以君登朝洎郊霈恩三遷太子中允賜緋衣魚袋其卒也集賢校理劉君贛甫為之銘矣始中允君在吳稱善士能殖生産教子弟至君而棄其家事篤志于學問家之餘貲常推以賑親戚之不能婚葬者平居不妄出入與過從者亦寡或問其故答曰省事遠怨于已足矣所為文章論議尤多自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曰仁和縣君同郡孫氏女也生男子二長曰彥輔舉進士次曰彥弼齒始稚矣女子二一適永

康縣尉丘沆一幼未從人去年春予罷東陽守過錢塘見君之病止謂予曰𦘺起白屋遭時得科第仕宦幾三十年以朝郎典近州不為不遇也今日之疾革矣念今相知莫如公厚如不朽之事敢以為託予色然顧其笑談如平生無他苦但勉以自力而去後二月果有訃至乃知其神守素定不但生死豈力學信道之有素者歟後又得其孤洎壻之狀請銘以成逝者之志義不得謝因為之銘銘曰

君生錢塘氣温質良佩服儒雅周旋吏方君葬富陽仙山故鄉神藏既固澤施彌長名在士林惠留海旁載辭遺後刻此陰堂

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誌銘

許之鄢城有儒學之老曰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掌公諱禹錫字唐卿起布衣取進士第補吏州郡以外臺保任試四才俱優改大理寺丞故觀文殿學士丁文簡公薦為侍御史故相杜正獻公薦試學士院帖館閣職凡仕

四十六年年七十五由太子賓客遷貳卿謝事還里中居二年而卒自結綬訖掛冠公私未嘗有小過失以壽終鄉閭君子以為行完而福茂宜有銘矣惟掌氏先出任姓黃帝之後魯有大夫黨氏者其別祖也黨掌音近故後世以掌稱而著者二族其一居琅邪曰掌同仕晉為顯官一居燉煌曰掌據前燕時封遂興侯公琅邪之裔也世占齊之禹城曾高以來未有顯者皇考諱宣始以明經起家官至殿中丞贈其父諱庭暉大理評事殿

中君既仕而徙家鄆城因著籍其邑及公貴累贈户部尚書公之始官歷蘄道二州司理參軍改秩知亳州鹿邑滑州胙城二縣通判安并二州知廬州未行留為御史出提點河東諸州刑獄公事入館閣以兵部員外郎為集賢校理以刑部郎中遷直集賢院兼崇文檢討至光禄卿改直秘閣兩為三司度支判官徙判都憑由理欠司出省管勾國子監判司農寺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少自刻厲力學以進服既為吏則益持其操檢故

所居以斡廉聞倅并門曰故太子太傅李康靖公洎杜正獻公相繼為守為之稱譽于朝由此名益顯景祐四年冬并忻地震民墊覆而死者什二三公以朝命案視其處賻死者而賙生者人用安輯其為御史論事務大體而畧細故方是時元昊反大議入討公疏歷代禦戎周宣薄伐為得漢武遠討為失且言為今之畫宜省騎兵增步卒以固圉于内然後誘諸羌籍其衆以侵擾于外不三二年元昊之頸可坐而羈係矣明年三月有黑

風晝晦冥之異公援洪範傳五沴侵陵之說以為此應西賊蓄鋭必圖内侵望敕守臣先事為備未幾賊殺金明羌帥李士彬覆其族而去公請急遣使者持璽書存拊其餘衆其援兵不救者望正軍法以固諸羌之心通判延州計用章坐逗撓軍事下獄流嶺南既而經畧判官田京尹洙亦坐參謀失律降通判公合諸御史共論其事以謂用章之貶所以重者推劾盡文法之過也京等之責所以薄者特旨本明恕之恩也幸徙用章内地

則仁恩之施溥矣用章卒得放還又論舉邊任官同罪非是曰親民錢穀之吏所以同罪者責其廉隅也用兵之法或使貪愚豈皆清方之士望令舉者但保明其材武則翹勇之人皆出而為用也其為提點刑獄奉詔募河東民為宣毅兵得二萬七千人調鄉民為義勇得七萬二千人皆教以兵技不數月而軍律用闕緊公課責之嚴也慶歷三年冬大河冰合邏者曰虜騎旦夕徑度矣朝廷患之命公護役疏鑿即時通流邊人賴之觀公

之言與其施設豈特不為者然以刻意儒學不喜外官頗用此留滯終老文館而中心裕如也讀書無所擇經史之外至于五行星歷占筮地理百家之說世有傳者無不鑽鑿推求畧皆通習藏書萬餘卷猶患不足月購歲閲志不少息甞謂繙討書傳最為樂事一有會意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事以窮其學之深淺公皆推本其自出以示之有未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雅

為陳恭公匙重當國日嘗名至中書謂曰上知君有學問故授以祭酒之任它日被旨與故翰林王公洙同撰皇祐方域圖志既成五十卷上之王公奏畧曰並是掌其討論辨證非臣敢冒均其能仁宗面加褒語再命繪圖置便坐繼有金紫繒幣之賜是後删修地里新書重纂類編補注神農本草編撰本草圖經公皆在其選三為開封府國學發解官所試詩賦論題必擇奇與人不經意者由是士子望風畏憚至目為難題掌公然考

覈精審得人為最多故將作監丞楊寘今直集賢院孫覺皆其所取解頭也再為殿試編排官預賜御書文儒考校字即日上詩稱謝優詔奬答其著述藏于家者文集二十卷晉陽刀筆六卷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雜解十卷公為人踈闊與人言率直無緣飾初不知者謂為矯偽久而乃察其誠心無他也性至兢慎居常惴惴恐若有失在朝二十餘年非疾病慘恤未甞移告當朝趨日則聞鐘聲而起未辨色而立馬闕門之側所莅官局不

以閒劇日必一往雖祁寒盛暑大風雨雪率以為常非
公事足不歷權要門歲時禮慶則先至一謁而罷僕史
知指是日往往不戒而集其舉動有常如此奉巳廉約
衣服飲食一如布素時家無妾媵躬操几案之事人或
譏其刻苦公亦不為改平生篤好推命之術自撰周易
流演適甲圖一卷以言人生受天窮通一出于命毫髮
不可逃嘗推巳之見生演其說為一卷曰年庚寅月庚
辰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所謂初中末三卦

者也以世應飛伏納甲五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餘半祿秩筭數休咎盡于是矣夢奠之前出其書以置枕旁遂易簀焉後予取而視之雖不盡通其說然所書乃公中年時手筆推考始卒蓋不謬焉嗚呼可謂信道術而能委順者耶公四娶周氏張氏戚氏扈氏而戚氏故太保文肅公之女扈氏故翰林蒙之孫女逮封内黄郡君先一年而歿生五男世基世京並早亡世康和州防禦推官世程太常寺奉禮郎

世衡大理評事七女子五皆從人而亡一適殿中丞文彥璋一適某軍節度推官劉翯孫十四人而五巳仕子孫皆傳家學勤吏事以持守其門户積善之慶于是乎見矣公于先人天禧中進士同年也而某自皇祐以來辱在館閣接公几研且十餘年又得與世衡為姻婭故諸孝嗣以紀述見屬義不得辭比葬之日以斯銘納諸壙中蓋熈寧元年八月某日甲子也其地則汝州鄉何延原先塋之次也其合祔則四夫人之柩也其銘曰

士所以學貴乎博通潛心聖賢稽求大中得其本原治心養性探其枝葉保躬完行有如唐卿其志于是浹洽羣言沉酣衆藝既仕臺閣亦履通班不祈茍進卒老編研人謂之迂曰吾所好人譏其陋曽不改操今已矣夫餘風可導來者不知斯銘以來

光禄卿葛公墓誌銘

葛嬴姓出臯陶後以國為氏或曰與琅邪諸葛同族至漢晉有顯者仙翁稚川皆以道德稱于時時人以為神

仙其後世居丹陽公蓋丹陽之系遠祖自新安徙新定至今為建德人祖贈太常丞諱其寛厚樂施悉以先世田宅推諸族人獨營郡之東山甲第以延接士人賔客使諸子從學焉父諱昂由進士起家為興化軍莆田尉充館閣校勘終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累贈戶部尚書公諱閎字子容少年以名家子挾藝文一上擢天聖五年甲科當時士大夫之知者即以世職期之景祐中予初涉場屋見公以文編贄先公先公謂其曰此該

洽士爾宜從之游自是相與往還情好莫逆故其出處
閥閱得而悉之慶歷二年先公知貢舉與諸同僚奏辟
公為點檢試卷官時故參知政事吳正肅公亦在貢部
知公尤深既而合當塗貴人數公列削稱薦名試有日
矣而以蒙山之累止得升秩初公娶建陽陳氏故太常
少卿直昭文館商之女殿中侍御史洙之妹赴官蒙山
道梧江暴得瘴癘發狂自溺陳宗意其護視不如方死
非其所自嶠南奪二從婢歸榜掠以求究狀卒無彷彿

殿中為之左右寛譬覩意終不可解會御史章頻出為本道轉運使將案其事而無可驗者因謫公所部賣買小不如法坐是免官其後公卿間皆知出于捃摭為上章論辨者又數十人幾三十年而大司徒魏國公方當國尤以為枉遂得湔滌敘緋衣銀魚不閡薦舉法然有薦監司者垂得移吉復以前累而議格遂卒不偶焉公始解褐為大理評事知信州上饒縣親獲强寇當改服章以不欲自言而止尋徙知蒙州既罷官監在京欒蠻

庫出知婺州蘭溪縣移知化州轉本寺殿中丞太常博
士通判常州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曹員外郎郎中
用名試恩堂除知江陰軍始至以鹽寇梗江濵奏增黄
淡落流二巡檢以搤賊衝因事名其黨類謂曰捕吏既
密犯則不可解矣若輩有田者可以歸耕游手者可以
易業衆以信服犯者為稀少及代去有唐興者率江民
市黄柑緑橘越境外以謝公使鬻之為歸糧又口占五
字詩以遣之且有佩犢帶牛之勸明年積潦害田自午

卸堰至黄田港徹大江四十里大議疏導料民丁充役募里豪得粟二萬斛以鋪給之不日而功集餘粟尚數千斛又為奏留以資後來河役軍守圭田比他郡特厚公謂土少租重取之無名所得幾七百斛悉輸之官庾或謂太廉近名曰吾以免過耳以治最選知潤州西津巡檢卒因襲鹽冦匿商人財其主將構訟羣卒反側不自安公知使謂曰事有失誤能償其財足矣衆意乃定遷太常少卿光禄卿連知漳台二州漳潮之間素多

冠暴公為嚴警候募勇敢士與廵捕吏約期必禽之屬尉有連貴要之戚者而失期會立案以法賊黨望風破散天台歲苦水災每洪發則漂蕩民舍雖有捍水臺城斗門而緩急不能禦公至則相其地勢曰此高下不相直耳命工鑿山石增培臺基峻導溝澮民皆便之後郡守吳可幾貽書于公曰台人二年無水憂前政之惠也觀此可以見治效矣臨海尉舒亶自逐羣盜手刃拒捍者監司以為專殺欲寘之辟公力為直之至移鞫他郡

亦不能奪其推心平恕又可知也然性介近狷又過謹畏與人接其意本勤然有終日相對或不交一言及遇同好則至誠悃愊談論亹亹通昔不厭故不知者謂其有城府往往待之如仇敵卒用此坐獲謗構轉運使一日得飛語謂台不治倉猝按部至郡留半月求其所以不治狀無毫毛私匿才得本岸修籠官船及公帑市外縣海物二事劾奏之大理當杖九十公坐遂以本官致仕公平生喜讀書傳寫對讎無有虛歲所蓄幾萬卷

常以自隨雖遠官閩廣崎嶇山陸間亦未嘗置之初罷歸里中氣力尚健而生事素薄或勸其營產旁郡可圖豐厚者曰丘墓在此將安之乎所居惟故屋十數間陳文史于前日以遊目其家之有無一切不問病革猶不捨卷可謂好學也已所為文章温粹辨博尤長于詩什舉進士詩賦御題南風之薰其警句曰氣生唐殿爽聲泛舜絃來初在優等為覆考誤降抑之猶不失上第後預編入仁宗羣玉集中尚方字扇亦有題此句者嘗進

治安策二十五篇續策數十篇忠言十卷請塞詔舉不報其精心致思蓋亦勤矣終不以時不見用而廢翰墨此可見其所存也雅好評論時文每得一篇一詠摘其佳句成誦于口兩為南宫點檢試官凡經賞識者數十公後皆大顯于時其為郡亦崇尚儒學之士在丹陽尊禮章望之江陰劉洎新定倪天隱或親聽其講觧或表薦其履行學者以此翕然稱譽之公享年七十以熈寧四年某月還政以五年三月甲子捐館舍以六年八月

甲子葬于郡西建昌山之某原與繼夫人某縣君胡氏同塋夫人同郡人賢明有清操前五年卒公以失内助躬為治喪既得此地即于其旁自營壽藏比襄事其孤奉遵治命皆如素焉二子長曰平恕常州團練推官監歙州鹽酒稅次曰某尚幼也七女六皆適人一未嫁而卒前進士胡英才河南府户曹參軍鄭介卿秘書丞提舉江東常平倉何琬淮南節度推官知泰興縣程鈞乾德令鮑祇陳留主簿周彦崇皆其壻也初公母王夫人

早亡而集賢君以恩敘封止及繼室盧夫人痛不逮適偶時公尚幼解曰異時子有登朝者則追命自及矣洎為列卿王盧夫人皆進封郡太君在仕賙其宗族疎近均徧其貧不能葬為之助舉者凡二十一喪女兄先適蘇州司法參軍馮彭年既寡并其四子取歸以鞠育之至于成立又移俸錢給甥姪輩比退閒俸益薄矣猶不取其移券考終之日家無羨財其子竭力稱有無以時遷厝由是南人士大夫益歎其清而有子以成志也時

予方守東陽頗聞此言悲夫公之文雅篤學如此而為當時公卿大夫稱道又如此同時輩流負藝能者無不升用公獨以小疵齟齬終老不得志豈其命耶抑人力耶予至和中與今王府翊善馮廣淵同造正肅公公言疑似亂政不可不察古之傾家敗國者往往由之葛同年不幸遇此平生無以自明吁可畏哉予嘗以為吳公有謂而言故記之詳也銘曰

公以儒學遭明世又以文詞策榮仕有知己以薦其才

有名卿以藉其勢合是數者宜遂厥志卒用不偶云誰之致達人所以安命君子所以貴義昭其懿實刋此沈誌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華氏出齊平原唐季之亂一枝徙吳居常州之晉陵者諱勲為郡著姓不干仕進槃樂于家生宏以季子太常博士參登朝贈大理評事生昂累贈尚書駕部員外郎君駕部之長子諱直温字宣卿稚齒有立不類常童惟

秉筆讀書外一無他好嘗慕馬相如之為人故志在功名既冠拔州進士薦已為鄉里稱美天聖末我先君守無錫君與其從弟直清同以文章為贄先君一見大加賞異留君門下使予從其游因得接硯席習文史君性至勤刻所閱書傳皆手自抄撮日以三千言為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未嘗廢其程予時羈丱趨進士科舉為君牽勉蚤暮不得息日至抄誦數書作詞賦歌詩雜文如是者幾二年因得通經術知古今緊

率厲切磨之效也康定元年朝廷以西師連歲不解詔
致天下能言之士問所以攻取方畧翰林葉公樞副孫
公上君所著舉茂才策論其言兵有決勝之畫名試學
士院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寧州軍事推官以𠑽部君
年高不赴既而還保平軍節度推官鄭文肅公范文正
公陳文惠公再舉君賢良試秘閣報罷復調廣濟軍判
官徙池州軍事推官滿歲考課用令定州韓丞相洎部
使者五薦章當遷秩以親疾不俟引對而歸遂求還政

改太子洗馬致仕君平昔志尚超邁學藴既厚思欲有所攄發嘗謂儒者事業以致君澤民為先務非乘時藉勢不可行已之志故始時鋭于進取三仕幕府雖不適其所懷然連佐貴近名臣亦欲因之有所施設故不屑小官亦不為權要而移其守以是諸公多稱其有風力前後薦者三十餘人而卒不得遷初國子監薦直講而講官方限年五十以君少不如格嘉祐中朝廷選該洽之士編校館閣書籍時韓忠獻公執政欲用公以君休

老而罷是可以謂之命耶今上即位泛恩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元豐元年八月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始君求致政時年且四十九自謂士非無時而知我者不為不多然動輒齟齬欲强不可故勇于退休既還家杜門不復接世務以文酒自樂閒命子弟講説義理欣然如有所得交親相過從則酣飲笑歌極歡醉而後止如是者餘二十年如一日也去年予自錢塘還京師道毗陵過君留連道舊故悉出諸子為拜意勤勤且言

少年相從時慷慨論時事一何壯耶豈意離闊四紀而才一交臂人生出處不可期如此今僕優游鄉閭而無所求一見故人足以慰平生矣今又以七言詩見懷予方屬和未達而君逝矣嗚呼可悲也君娶同郡李氏早卒追封南宫縣君又娶丹陽周氏司勲員外郎陵之女生三子逢遘皆舉進士遇尚幼三女並歸進士君所著文章三十編凡三千餘首風格渾厚論議純正引據深切大抵宗範韓柳而歌詩尤多手録舊抄今存者猶百

餘秩其用意專篤又可知也逢遘卜以其年十二月庚
申葬君晉陵縣萬安西鄉油澆墩之南原先期以書屬
予曰知先人之深且久莫如公者不朽之託敢以請予
感今懷昔不覺愴動遂為之銘銘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或出或處視其所履得時而行不
能則止在義不虧視彼猶此宣卿克勤篤好斯文旁通
浹洽論著淵純壯志超鋭陵厲霓雲進而齟齬退亦逡
巡年甫知命遂還官政安順里閭沈酣觴詠其生既全

其終乃令刻銘隂堂以鴻後慶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施　華

蘓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宋　蘇頌　撰

墓誌

壽州霍丘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宋氏世占開封蓋得姓授氏之邑也皇朝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諟始居襄邑鄉里稱長者生内殿崇班良起家為三班官出掌莞庫涖軍旅並有善狀生衢州西

安縣令宏少治儒術學易于徂徠石守道授春秋于泰山孫明復名重上庠擢進士丙科調亳州衛真縣主簿上官薦其材宜治劇領邑以卒事跡具太學博士曾君旼所叙銘誌予嘗觀其所學自經史百家黃老言至于星曆五行占課象數兵家權謀之書皆貫穿浹洽無所不通其書存者多手鈔蠅頭細字幾數十萬言又嘗以其生之年月日時推考星緯參驗休咎自謂壽不得長故造適任運不蘄苟進無幾何以使牒考試它州在道

遘水禍以歿士大夫聞者莫不嘆其志于道而安于命

也生壽州霍丘縣主簿拯拯字道濟幼歲以父死職事

推恩補郊社齋郎孝友惇慤善守家法予以女弟妻之

留于家且久知其强敏人也一從進士不中選益自奮

厲早夜誦習書傳課試文賦期于大成有志無命才滿

一官年止二十八以治平二年遘疾卒于京師僦舍生

三子曰育曰充曰高高亦早卒育充力學游場屋不墜

門業然自霍丘之亡子弟繼以淪謝二孤羈寓京口因

而著籍宋氏不絶如綫育每追念先世多艱率府而下五世藁葬京畿久不得歸大墓已為世適當任其責而單力不能反葬鄉里常抱終窮之痛因謀于親知曰墳墓近所居則歲時展省不廢既而卜遷其兆亦從于是裹糧西上干舟有司載其髙曾大父母暨父叔季弟凡十三喪以歸買地于京峴北原元豐壬戌六月辛酉既襄事矣而相冢者曰山髙逺地水與風逆神靈弗居育復詢求他師徧求陵阪得今崇德里焦石山之東南原

地合葬範歲在乙丑月維丙子其日庚申厥利大舉乃啓諸柩厝于新阡率府君位西向大穴崇班霍丘為二昭西安為穆二從祖祖父三季父一幼弟別為二塋附于東南隅同日掩六壙事無不及者師言山當巽隅外如拱抱水出庚辛合流江海法曰已者安而存者利宋氏宜有後矣嗚呼育以孤童自立力貧舉事往返江淮數千里負其親喪再歲卜遷卒得吉宅永錫爾類師言其信乎銘曰

維家遘屯維子艱勤念所親乎生不逮養死不克葬懷巨創乎五世之喪自汴之陽歸朱方乎始瑩京峴山峻水斷居匯善乎通吳之東若堂之封卜之從乎考易之繇有孚無咎福厥後乎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華陽楊氏自漢太尉震四世顯赫子孫散在河洛至唐而益盛其居鄭州之滎澤者曰尚書左僕射於陵最貴僕射之六世孫曰江州録事參軍絳遭廣明喪亂因家

江表其子曰津事南唐以言不合去之南越劉鋹用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生太子中舍守慶入皇朝為坊州司馬贈尚書右丞生翰林侍讀學士諱偕以文武亮直被遇仁宗為時名臣其巳也天子思之特贈尚書兵部侍郎侍讀生大理寺丞贈中散大夫諱忱與其弟大理評事慥俱以經術文章名振一時中散生公公諱景畧字康功四歲用祖蔭守將作監主簿十四上書皇帝言天下事又謁執政論所以言者丞相富文忠公尤奇愛之

初監咸平縣酒務已有能稱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知壽州安豐縣年少領劇邑處之沛然民有賦租不以時入者獨按其大姓與里胥它户不督而自集里豪有倚富冒法者以事名至庭下窮竟無罪得罷服擬上方事立寘于法一邑為之惴慄縣當水衝歲嘗病涉為之創巨橋往來者遂無患因目其橋為楊公橋安豐代還監京東竹木場無三司主管權度支判官公事徙開封府推官就遷判官方朝廷患獄瘐之獘公以謂護視不謹吏

當繩之以法診治有瘳毉當勸之以賞詔用其言著為
令接送遼使使者回澶淵例先馳二介以報其國時耶
律用政欲遣三介公執不可甚力卒用常例出提點兩
浙刑獄始至常州訊囚有縣學生具酒食設同舍而邑
令之子預會州鞫以贓罪證逮者百人公以法無飲食
坐贓事即日盡釋之杭州司理邵權驗囚小不如法已
州罰矣轉運使又劾奏以為不職詔公覆案公具本末
獨保證之權卒得免自是它州之冤獄滯訟得平反亟

決者多矣公居官勤勸不為苟簡法或未便即建明于
朝嘗言太學有歲月之限遠方寒士或以貧或以親不
能趨期者請州置學官如太學法以便科舉又言募官
管押諸州綱運給以道費本欲紓牙校破產之患而守
倅有應募者沿法自利為國羞辱莫甚于此請下按察
官不許押綱令又謂浙江網罟太密禽魚不得生息請
山澤謹其時禁死者不葬寄骸廬野久則暴露可傷謹
喪葬限以歲月其恕心恤隱多此類也閩寇廖恩剽掠

境上公出兵數百重立購賞上以為專命奪一官仍故職滿嵗移河北東路過都留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再領府判官管勾使院公事提舉三司帳句磨勘司在府圻宣力居最坐遲局過限及遣官捕蝗再奪一官未逾月以塞河勞復故制曰河溢原武隄塞輒平護安居民繄爾能力除書之言若此其治效可知也元豐六年右司闕員宰相薦者數人神宗曰楊某可稱其任即拜尚書右司郎中上言尚書郎官有非才望者令長

官舉行不放上或門止故事未幾遷起居郎使高麗為國王祭奠使上諭以此行多欲去者卿在所選也對曰欲與不欲非為利即憚險耳臣知稟命而已公偉儀觀善辭令至其國舉措辭受言語輕重皆有節適歸則能道其土風人物禮儀繁畧纎悉不遺深稱上旨就賜金紫之服擢試中書舍人占謝日上曰卿文辭温潤雅宜典誥近制舍人預押六曹公詳練典故每有大議多引前代以為據故執政稱其有裨助明年避親嫌換龍圖

閣待制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遘疾
丁未終于州寢享年四十七公為人樂易自喜外和而
內勁臨事果于行不為貴勢所屈待下盡禮周旋不懈
非意相忤不與校也自與當時名卿遊多見推挹薦舉
僚吏幾數百人而無一為累者豈至誠樂與而不能欺
者歟其為治嚴而不苛在郡公私未嘗以一毫撓民故
二州之政從容若無所事而民自悅服至蕪未數月獄
無繫者議者以為自孫晃在鎮日嘗獄空逮今八十年

復見楊公矣去之日吳人遮道泣涕及卒揚人思之不已舉州為之設浮屠齋又建祠堂于龍興佛舍拜泣其下雖古所謂遺愛不過是也幼有至性母靜安縣太君盧夫人生公三年而卒後遇盧黨即涕泣眷慕如母存焉賙其族人不間踈戚賴以存者甚衆尤喜讀書平居佔畢之外無它玩好常以讎校得失為樂事所藏書萬餘卷猶繕寫不輟又集周秦以來金石刻文至七千卷用以考驗前史疏捂與夫放佚之事其辨博通洽抑有

資馬者文集十五卷西掖草二卷奏議三卷執政年表一卷奉使句驪叢抄十二卷少林居士聞見錄十卷公少以名家子有文學以自表志在推已以及物中間屢試權劇亦有所攄發矣兩奪官不以罪觀其過可以知仁也晚遇主知方見任用而時為命奪不得盡如其志然見于文者亦足以識其所存也夫人嘉興縣君韓氏故太師周忠憲公諱億之孫今門下侍郎維之女賢慧得其門法治辦家政無不如禮者子男子二曰允其官

曰宗某官皆向學有立女子二適宣義郎李持正承事郎韓戩並當時望族初侍讀公卜地于河南洛陽縣以葬其先君其後遂為洛陽人而子孫之亡者相繼祔于其側今允宗奉公喪以歸用其年某月某日窆于某鄉某里去祖塋幾里而近葬有日矣諸孤以沈誌見委予惟載世名德其所紀述者前有歐陽文忠公誌在貳卿之墓後則有王荆國公吳正憲公銘在中散理評之墓顧鄙文不足以表彰遺德以繼三賢之後然四世通舊

其言行之美多平日之所親見聞者姑直書其事以成
孝嗣之志銘曰
楊氏之顯自震太尉繁衍至唐於陵端揆貳卿皇朝德
銘三世中散不偶内閣復貴内閣之貴天子所知屢試
其難事靡不為宣慰嵎夷光華逺而書賛名命宰司是
毗昔使東南有威有惠更殿大邦不勞而治西閣東臺
方竚公歸豈伊不淑命與時違時哲云亡士類嗟戚我
懐世歎其痛何極凡墓有銘著厥平生一言善志千古

英聲貳卿之葬文忠敘事中散理評師儒誌墓我述遺德以續前詩雖非麗藻亦無愧辭

承議郎集賢校理蔡公墓誌銘

臨川蔡景繁諱承禧吾已友濬沖諱元導之子休文諱元翰之從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南劔州諱宗晏之孫初天禧中我先人與職方公先後為宜州軍事推官實相交承情好尤厚故濬沖凡弟以文章見知留處門館使其同筆硯習六科景祐五年二君俱以茂材異等名

試祕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預廷策其後屢試不捷休
文卒死布衣濬沖與景繁父子同中嘉祐二年進士第
濬沖終南劒州軍事推官景繁由太平州司理河南府
軍巡判官改大理寺丞知虔州雩都縣熈寧七年名對
便殿訪以時事極陳用人立法之弊擢太子中允監察
御史裏行滿二歲加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
入為開封府推官改判官管勾使院公事兼提舉三司
帳句磨勘司累遷太常博士官制換承議郎出為淮南

計度轉運副使以疾卒于泗州之行司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也景繁初為州掾時年尚少吏頗易之一日讁其舞文鬻獄者上于州州為斥逐太守張伯方愛其剛方有守數與議論不以僚掾禮待之其治雩都縣事無細大皆自詳處胥吏畏縮無所措手溪水暴溢幾沒城郭為之具枋筏以濟生聚而溺者獲出水遇艱食又出常平粟以賑絕乏而飢者不流監司劾奏其擅發倉廪詔釋不治當時論者以為景繁為小官已能任大責使

之遭時得位顧其設施豈易量耶及為御史論大臣之任事怙權者拔用親黨遍布要路非國家之福章言廷諍前後十數神宗悟為之罷免其黨輩者數人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遣北軍難以深入及不宜用中人主兵柄唐季之事可用鑒也凡此皆近臣之所難言者人皆為之危而上獨稱其忠盡面賜緋衣銀魚謂曰聊以旌卿讜直耳熈寧其年接伴遼使還獻治邊十三事深愜上旨李復圭坐小法罷邊帥張商英以言

事黜官景繁連疏救解以謂二人者皆美材可用不當
留滯遠方開封府治中貴人獄得其閨門陰事連逮甚
衆尹與中人有恩舊遷延不訊景繁即合同僚辨爭累
日至論列上前尹辭詘坐貶官它日上又謂曰向覽卿
臺章甚合理道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噤嘿
也景繁自以起疎遠遭知己之主苟有可裨益時政雖
逆鱗逆物終無所避就既而復上數十事多指摘時病
竟留中不出議者謂其必復言職俄而有使淮之命其

為使者務舉大體嚴而不苛吏有建征利之言者一切不用榷廬揚二州雖日月不久而民多能道其善狀大概志在愛君拊民一聞忠義之語必力行而極言之未甞顧以利害不幸年止五十不得大施于時究極其緼是可傷也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説進對上前亹亹有緒故屢見稱獎居家教訓子弟講論道義常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為炎涼改觀予家人官其部屬者至則薦之人問其能否對曰吾先人所知其家人固多善士豈

必問也接物和裕侃侃不折雖恭上厚下而不可撓以私周旋族中貧乏待以濟者甚衆尤喜興奬名教誘掖後進雩都素少士人人未知學為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有登科第者邑人懷德至祠而報之夫人何氏臨江著族克配君子能成厥家封崇德縣君二子居厚居易四女二嫁青州范世基撫州鄒璠二在室居厚嘗舉臨江進士同試者千餘人首中鄉書以家艱不赴禮部居易八歲亦知

向學嗚呼景繁其不巳矣平生所為文章甚多未遑詮次居厚裒而類之為三十五卷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寶文閣待制何公正臣嘗稱景繁至誠所發本于仁義忠信有遷固之辭有騷人之諷諭有折檻引裾之忠謇聞何公之言可以知景繁之心矣蔡氏出濟陽至唐弘文閣學士允恭始居長安子孫家焉其後南唐清撤殿侍書士煜又居金陵煜之子曰倚復徙臨川倚之孫曰為政皇朝贈尚書比部郎中

職方即其子也自倚至濬沖六世居臨川景繁嘗遊京口見其山川而樂之曰吾老必歸此于是居厚用其遺言擇地丹徒以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里之西南原因家于潤遂為潤人也居厚以予其世通舊求誌其墓感今懷昔不得無言又繫之以銘銘曰

蔡出濟陽長安之系允恭仕唐祖煜避地始遷金陵以書入侍再徙臨川服儒數世職方允文首中名第中司薦才詘于不試徊翔外遷終老州寄二子褎然賢科赴

制仲氏差池殞于壯歲伯也及子同登進士先後祖孫並時兄弟儒學一門時稱盛事蔚矣集賢幹時良器文中御史簡在先帝繩糾不私權豪沮氣道直難進勢危易蹟出案甸圻清衷益記入佐京尹復摧寵貴帝曰爾言不繫其伍方竚嘉謀遽膺外使淮海百城征誅未乂軺車一臨民寬吏惴惟其設施志在經濟千里脩塗未半而逝平日有言京口吉地生居死藏存殁之利嘉哉孝嗣命從其治果得佳城卒如素志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諱田字介然開封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贈太師中書令諱博文之子贈太子太師諱士安之孫作坊副使贈太子太傅諱諫之曾孫少以名家子有學問所與游者多當世聞人故累舉進士鎖廳皆拔髙名後以父任為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臨頴尉再廕補將作監主簿故相錢文僖公王沂文正公並薦其才又上所為文章三萬餘言名試學士院賜及第四遷

太常博士歷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工刑兵三部
郎中初領簽書鳳翔節度判官鄉民有得遺財于道者
遇捕卒拒不伏禽府尹周式曰此正謂盜而後强者將
寘于重辟公獨以為闌遺無强取法拒捕又不以仗執
不敢斷式曰吾為吏固先于若豈不曉法爾有異識何
不以狀來使吾按治耶公即上議狀式意為解止決杖
而釋之會中令尹歧徙鎮國軍未久求侍養還京師管
句左右廂店宅務視邸舍有不葺與民占冒無籍者請

官為繕完畫閘架使增僦錢由是二歲中溢舊課四萬緡用前勞陞知通利軍始至決滯獄數十人自是庭無留事都轉運使楊偕孫祖德髙覿相繼言其治狀以父憂去職又服母喪通五年而除起監在京左藏庫前此出納庫籍惟載正數其羡贏皆不會積久鉅萬主吏得以轉移為姦公至則摷簿書坐帑中鉤索隱漏得籍外金帛及軍賞折直髙下不當償者悉條其數上三司三司吏命它官按驗得實計其所收物直三十六萬七十

緡以其事聞于朝廷擢為羣牧判官滿歲制置使王祁公奏公甞出邢洺諸州治監牧水害有效請留再任又一年擢開封府判官出提點江東刑獄尋移江西皆自陳不願行留判三司户部句院拜京東轉運使又辭不願行以使者秩移知襄州是歲飢歉山南尤甚公募豪姓出粟萬餘斛造饘粥哺流民賴是全活者甚衆故中書舍人胡旦旅殯在郡邸其子孫孱不能舉葬且三十年矣公為作奏曰旦有大名甞為先帝近臣朝廷宜厚

恤之詔以庫錢二十萬畀其家具葬公又命書記石温主其事爲之擇善地安厝如禮餘錢以給其孫郡人聞之喜且嘆曰胡氏存歿獲濟矣在郡才五月召還復判戸部勾院滿四嵗當出補外官又自陳願領京師閑曹徙判尚書倉部後五年以亞卿謝事又二年年七十五卒于清和坊之私第卒後七月諸孤自京師奉其柩葬于孟州汜水縣萬山原先塋之左次實治平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公爲人淳厚謙恭不自標置接人不盡誠禮

見親戚與賓客無少長貴賤皆局局然奉之不少墮語言洞見底裏不為隱欺而人與之接者退而必曰真善人也然而當官閱簿領持法律精密審詳雖甚細微亦不敢忽慢故所歷十三官皆以勤事著稱而無毫毛過失其中心慈不忍蓋出天性非强勉所至見人議法苛有可以生出之路雖非已者亦從容為言及聞有所平反則喜如出諸已少時數隨侍在官中令每閱案牘多焚香過閤中情有疑者密以問公公對曰法重情輕不

如從輕中令深嘉納之自終親喪後不復主家事門內之治一以委諸弟惟葺居第日往河外購良材歸則親督工程頗務崇壯是時太夫人在堂見而名諸子語之曰中令既棄捐若輩復安用此大屋乎公對曰王氏自高祖以來由祁魏曹洛遷徙者數四靡所定處自先人之來京師始得此第經營艱苦每患其庳陋數欲增大之而未及就其等雖不肖所以盡力于此者將畢先志耳及成室昆弟未嘗坐堂寢中雖待賓客亦就偏廡示

不敢據先君之正處也景祐中從祖睦卒官江西三孫女貧不能自還中令方以為憂會病且革以屬公公即冒江湖往返數千里提攜以歸嫁之輒得賢壻其後二為大官一為朝士故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今龍圖閣直學士韓贄駕部員外郎綦愿是也于時言家法者以為美談公前後三娶皆顯族初配高氏秘書監志寧之女次配許氏刑部郎中韓之女並早亡不及封今夫人李氏亳州刺史周之女號金城縣君子男九人曰岣太

子贊善大夫曰岐曰岯曰崿京司官曰崌瀛州樂壽縣尉曰嵎曰嶧曰嶠選補官曰岷未仕女八人一適工部郎中集賢修撰知桂州陸詵一適衛尉少卿趙尚寬六幼在室諸孫九人男皆傳其家學女必得佳士而歸之可謂善治家矣初中令在近密公已為郡守後二十八年亞弟疇復為樞密副使時公已得謝還第見其登用士大夫來慶拜者日盈其門且推福于公及其葬也副樞之喪又同舉事儀用三品而公柩在前州縣過喪亦

如常禮始卒哀榮其盛也如此豈非積善之報歟公素無疾暨副樞之薨哀慟累日家人怪其傷悴過甚旁為開譬公曰我非不知命也但念吾弟生二歲而失先夫人吾嘗躬自復育又見貴顯一旦先我而逝感今懷昔可遽觧耶自是悒悒彌甚相距五十餘日而終嗚呼可哀也葬有日諸孤以僕接公有年又僕之仲弟亦許氏姻也用是累來請誌于壙既不得辭又為之銘曰

不矜其容不暴其終仕而行已惟義之從靜以遠悔明

以保躬吉人之履君子之終天錫多福惟享其厚好德康寧考終以壽萬山公塋昭左穆右體魄既安慶鴻厥後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八

宋 蘇頌 撰

墓誌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其之外舅尚書駕部員外郎辛公以公族子兄弟孝友行義見推鄉論二季不幸早夭三昆仕宦皆為郎官歷典州郡以政事聞公于其次叔也又能力學取科第益

為士大夫稱道以為辛氏昆仲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初
駕部之葬某既銘其墓矣令公喪卜遷有日諸孤復請
誌因論次以續前刻云公故參知政事追封晉國公仲
甫之孫太府少卿分司西京若冲之子諱有終字成之
少舉進士試禮部不捷姊夫翰林承旨中山劉公筠留
寘門下將推任子恩薦之公力辭與其季有章由是人
益奇其遠操中山公一代文宗門人賔客皆當時豪儁
之士居其間相與講學切劘浸漬遂至于大成以之策

名則從容如取已物以之從政則寬裕而為吏表信夫資之深而蓄之厚也公以景祐元年擢第補汝州團練推官知潁州沈丘縣事政以平易為尚故民便安之始一年民恐其滿去也于是父老數百輩詣轉運使請留再任會公以父憂去職不報服除再調寧國軍節度掌書記歷事太守二吳公所為不同有如水火諸僚或傅會其意以求合獨公贊佐有體不為前後易守故二公待之如一方是時朝廷督責諸部使者加轉運使以按

察之名又增判官以重其任而江東三使者楊紘王鼎王綽也號最辦職文移舉摘無有虚月公被臺委鞫滯訟案積欺一歲間幾百餘事連逮者甚衆公皆推析枉直或原或坐盡中情法三使者嘉之交薦于朝代還考課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永寧縣移知益州新都縣縣衢舊無阡陌公為溝遂課民植槐柳雜果于兩旁未幾木陰茂密邑居便之先是晉公以補闕守彭州嘗種柳城中以蔭街衢及去郡人思而愛之號補闕柳新都之

民猶知其事謂公有祖門之惠愛焉累轉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原州知青州博興縣由尚書員外郎六遷至職方郎中嘉祐四年知鄂州其年初通茶禁令民户出租錢鄂之邑歲當七萬三千緡使者累請得減三萬緡仍自次年始除之公言民病榷法之弊復苦横斂上幸弛而寬之矣然歲中災歉尤甚望并蠲減以紓編户之艱急詔可之而鄰境得以例蠲者二州榷禁既除三司悉收諸路茶本茶租錢歲計上供公以為本錢出縣官

今官不市茶上供故以租錢賦于民若盡輸京師則南方貨幣竭矣有司詳定如公言而漕臺蒙利尤博舊制鄉縣衙前止三等而州郡差使有五等其患常在力役不相當吏得高下任情公為奏定皆作五等以物産多寡傅差役重輕自是役者稱平諸邑坊場舊有無名酒額及上供綱還揩運載鹽赴本路二者為州人患且久公皆例上其事得請罷之迄今人懷其惠治平二年知渝州州界濵帶獠夷種人喜乘間内侵捕吏平居未嘗

撤警戓科民齎糧餽守卒公至則悉名廵檢縣尉還本廨使戎漢不得相擾但遠斥候緝邏備嚴訓練而已㒒人知之終公之政無復犯境者本道上凡最以公治第一明年八月一日以疾終于州寢享年六十八公之先世著籍汾陽自晉公以大臣謝事留京師及薨葬許州之長社而子孫遂占數死者以昭穆從大塋將葬尚書卜祔大塋不吉卜陽翟之三封原吉因定穪塋諸子之先亡也皆以次葬公今又祔之以熈寧元年八月甲子

厝事從日月之吉也夫人王氏國子博士羽之女逮事
姑章名有禮則繼夫人馬氏太尉忠肅公亮之季女出
貴胄配君子睦中外之族無不得其歡心者封永安縣
君先公二年卒並合窆本壙子男三人長男晟太廟齋
郎次旦次晃皆謹飭幹裕保守門法女嫁太子中舍張
復圭司門員外郎王瑜含山縣令馬玗太廟齋郎張孝
敏餘皆早亡初尚書之歸休也公就養左右未甞遠去
晝則視饗膳夜須定寢然後反室篝火親學或達旦不

寐如是者幾十年曁尚書亡公與仲氏崎嶇田圃間力幹穵穸無不如禮者居家事諸凡如父閨門雍雍無間言人以為愛恭之至得于天資非外奬所及也其于姻黨中接公最熟每聽其言論沈密婉約皆有味趣大抵本於人情而歸之恕已所為如其言嗚呼可謂豈弟君子也已銘曰

辛公樂易為世良吏不縱不苛歸之中和四邑善治二州長利惠愛人謡風猷世濟廌章薦論課以最聞未膺

褒表奄謝休辰神復渝江喪還頼瀆安兹壙逺從禰之卜

朝散大夫累贈户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公諱温瑜字子美御史中丞兼宗正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文定公諱安仁之長子魏公在真宗世以道德文章以一代名臣歴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生七子皆傳其家學兄弟以修謹相尚不肯碌碌為衆人所為故其仕宦多至顯官出使典州皆有能稱當時士大夫

之論以其家法如此而公之諸弟則曰所以能保守其祿仕不墜素業實吾兄誨飭使然耳公為人渾厚篤實不喜矯飾以徼名譽平居視之和易若無所不可者及其遇事臨文法則持守堅固人鮮能奪治家嚴而有恩接人恭而盡誠當官勤而愛物蓋有先世之風範焉公景德其年以執政子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嘉祐二年五月以少府監終于家在仕通五十年其間十五遷秩歷京寺監丞國子博士尚書員外郎中司農光祿少卿

最其任以事者由兼宗正主簿出知河南城父蘄水三縣由蘄水陞通判石舒二州由舒州陞知洋蘄隨解晉五州由晉州以朝選知婺曹濮三州而曹不至官由濮州以疾還京師擢判殿中監凡更十四職大抵治簡而嚴不務苛擾以此人信而愛之先時蘄水有疑獄前令久不能決公至一訊而伏吏駭其明而不敢犯其後領州州人猶望風慴戢蘄俗右鬼有病用巫不用醫公為教諸巫使習診病又擇經方揭石于衢肆由是人知用

欒稍革舊俗赴梁洋日道歧下聞蜀寇乘飢聚黨揚言將畧洋州或謂公曰賊勢方張城中素無備不宜遽前公曰吾既受命為守臣聞難當亟往若遲留觀望豈朝廷所以任使之意耶即日單騎遂行迓者遇于路不知公太守也比至州吏民驚且喜曰新守來寇不足慮也因為之畫方略修禦備軍聲益振賊聞之遁去轉運使建言國初以來關隴之民多徙蜀者歲久人益衆盡地力不足以給其衣食誠令僑寄之人悉遣還本土則蜀

之財力可紓什三四事下諸郡公獨奏曰向時東人所以西徙者蓋因五代之荒擾耳比天下無事則已習其土俗或長子孫一旦遣之是重困擾非所以固其心也朝廷是之于是洋民德公之深至有畫其像日拜于家者其在解州論安邑兩池利害著為一書目曰解池樞要上之又言官車輦鹽輸數十郡役卒推輓晝夜不得休息疲者既不勝其敝因而竄逃累五犯則抵死役苦法重犯者相屬幸朝廷矜寛之詔聽其減死論三路民

兵有老與病例得以强壯子弟黥面代名是時河東經畧使料已代黥者徙隸旁州下軍而晉卒當徙者幾千人兇兇不自安公謂之曰邊兵額無高下廩給均厚何憚而不往若撓帥府令動揺軍旅則有罪矣衆遂帖然就徙本路初更鐵錢法以大錢三當一公以為貨幣驟亡十之七貧者必先受其弊矣因密名諸軍校令軍中有質貸者約三日盡贖歸毋得畜錢于家日滿然後頒行其詔又誘諸豪發宿儲囷窖以平物價艱窘者獲濟

矣東陽災歉流民入其境者日不減千計公躬為撫視
闢官舍以居之便宜發常平倉并募富人輸粟以助賙
給至歲稔而止所全活者蓋數十萬人于時其從祖節
判府君適在幕下預幹其事後屢稱公救卹之術條教
最悉佗郡莫能及也而轉運使亦言于朝廷賜璽書以
褒之觀其治狀則其才資可知矣公平生好讀書至老
不倦尤喜星歷五行之學晚悟性命之理浮圖所謂禪
宗者頗得歸趣故于榮利泊如也初領東陽頗難于遠

行及渡錢塘江乘潮溢舟中流而歎曰王陽不欲乘險
蓋類是矣自爾意彌不釋踰年感風眩後五年至濮上
而疾復作既還都累屬所親爲剡奏求納祿章未及上
而疾革其亡也朝廷以三品賻布給其家諸弟多在朝
衣冠弔者盈門咸曰喪一善人矣享年六十一階朝散
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天水縣子食邑六百戸服紫衣金
魚始娶焦氏某官某之女未及封而卒再娶李氏某官
某之女封隴西郡君後公七年卒生五男九女男皆世

其官約之殿中丞順之早夭隆之稷山令君弼以大理評事卒君紀太常寺太祝約之方雅有吏幹稱薦者多名公表率諸弟復得其家法以登朝恩累贈公為尚書戶部侍郎追封焦氏夫人為崇德縣太君李夫人為贊皇郡太君女皆從士人其壻曰祥符尉張遘進士黃孝儀黃必大理評事林鈞絳州判官呂定著作佐郎蘇結蕪州司戶沈邁許田尉沈逵華陰主簿王黯而著作君實其之從叔父也公世為河南洛陽人曾祖贈太尉諱

處厚祖殿中侍御史贈太師中書令諱孚洎魏公皆葬洛陽公歿之九年議葬卜地得伊闕縣教忠鄉之某原吉于是舉公及李夫人之喪並厝其壙時治平三年正月某日也葬前三月公之亞弟賔客君次其功狀求文於嘗所親厚者銘之余與公相接雖晚而世連姻媾通家有年固已詳其履歷矣遂銘不讓銘曰
盛矣趙宗其源蓋遠數世力儒始晦未顯御史既仕立朝謇謇至于魏公遂大繁衍魏公七子公長而賢表率

其倫孝友是先門内雍雍行義不愆施于有政仁聲在

馬公治七州皆有能績民詠遺愛朝嘉敏力音猷雖謝

風聲未息紀其芬芳刋此幽石

頼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斯立名挺卿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宗古之子尚書工部

郎中直集賢院象中之孫父祖繼以文章登儒館顯名

于世斯立與其凡都官員外郎晋卿傳其家學俱用是

擢進士第而斯立又用是舉賢良方正復大振名稱于

天下既而被名至京師試有日矣一夕無疾而卒于景德之僧舍于是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惜其才而嘆其未得大施于時為可痛也斯立天性敦朴而强敏過人幼自刻厲不喜他習惟讀書著文則不知倦厭甚則至于忘寢食忘寒暑衣敝膚垢而不以為陋心勤形疲而不以為苦其語默舉止動有準則未嘗妄發蓋得之于中也深故形之于外也裕殆非勉力之可至者人從之游久而益親與物無競而衆譽自歸少與河東裴煜如晦

常山宋敏修中道友善情好莫逆雖出處異勢而趣舍一貫時則講論疑義簡牘切劘往返數四必理盡而後已斯立初舉進士時名聲未有聞也二人者為誦其試篇朝廷間以為自歷場屋未見如此之文也自是當塗稍稍有稱道斯立者斯立以嘉祐四年三月擢第補遂州司理參軍上官薦其才徙頼州萬壽縣令遂舉詔科以治平二年六月三十日卒以熈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其葬也妻弱子幼不能舉事惟是轜櫝窀穸之具

皆二弟彥卿升卿主之乃克如禮于此可以見其友愛
之義素著也張氏先世本澶淵人東上閤門使昭允軍
器庫副使昭易兄弟並事太宗皇帝于晉邸尤見親用
即位踰年而擢為內使不幸俱早世軍器家留京師遂
葬開封其後二集賢君皆祔之凡三世矣而閤門之子
孫別葬揚州斯立卒之明年都官泊季弟稚卿及母夫
人錢氏相繼殂喪卜葬開封不吉卜改遷其先府君并
葬揚州吉于是彥卿同日舉五櫬浮汴淮而南下定窆

江都縣之某里府君夫人合祔餘皆昭穆相從所謂以禮葬者也斯立文章雅麗閎贍規撫出于柳柳州劉賓客杜紫微楊文公宋宣獻使之一用于朝廷評者必曰典冊之文也論議該洽純正似賈太傅董膠西陸宣公使之冊于天子之前主司必曰王佐之才也嗟乎年止于四十二而官不過百里宰卒不得如其志此所謂命也夫始娶鼂氏又娶蘸氏蘸氏予長妹也二男子長曰康直用其舅端明殿學士錢公奏補為郊社齋郎幼曰

康叔斯立所著文章遺藁詩賦箋奏議論策頌凡數千篇皆其手札細書未有倫次如晦常欲取而敘之為集未就而如晦又卒異日二子當有能述厥考之美而成先友之志者則其傳也益遠矣銘曰

斯立之文淵源典墳辯言析理祖義基仁斯立之行規矩顏孟樂善忘貧安躬俟命資適逢辰道思致君大對有日半途遘屯愴彼明時喪茲國器誄行旌賢琢銘泉隧

儀鸞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任姓出帝者後傳始為黃帝二十五子以德為姓者十四人任其一也由漢以來其别為七皆廣阿侯敖之裔也而安樂之望為盛至我朝仕而顯者葢三家一在濟陰一在洛陽一在汶陽而濟陰之族又其盛曰禮部尚書康懿諱中正以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事真宗仁宗曰太子少師致仕英國安惠公諱中師復以樞密副使事仁宗兄弟先後登二府為時偉人故其子孫承家皆襲

榮路儀鸞君即安惠公之嗣子也諱拱之字公肅生五歲用康懿公任子為右侍禁累轉内殿承制以安惠公引年洎遺奏連改供備庫西京左藏庫二副使四遷至儀鸞使知忻州治平元年四月甲子以疾終于州寢享年四十七君為人倜儻有志介而性特孝謹自以寡兄弟由少及長奉養親側未嘗遠去其從宦不擇閑劇必以便庭闈為請安惠公之還政歸南曹也丐君本州兵馬都監及公薨内使例遭喪滿百日墨縗起就舊職君

以為獨任先人後事不可捨帷堂而從組綬堅求終三年制惟是衰麻窀穸之事無不以時者當時士大夫稱其知禮外除管勾御輦院用京畿提點薦為雍丘縣都監未幾擢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移荆湖北路滿秩知全州所蒞以善治聞歸朝嘗被詔引伴西夏朝正旦使人君姿狀偉特進止嫺雅尤為戎人憚伏其土毛之贄比舊特豐厚君視其不循式者皆却之人或謂之曰此常例不足拒也君曰吾聞之先人仕宦俸賜外所得無

名皆不可受平居時交親相遺尚懼有涉嫌者況敢貪異國之賂以敗家檢乎後又持仁宗遺詔賜諒祚至其界牛心亭候人具食欲坐君東向君曰天子之使適下國自有常禮豈容輒有更變耶卒據主榻戎人不能奪及行諒祚遣其迓使持馬駝為禮又益以金帶繒帛之品且曰曩時使人至闕常賚之外有酒果燈籠之賜今國主尊王人故好幣加等所以將勤至之誠幸毋辭也君曰朝廷賜予非藩國可以為比卒取馬駝而去使歸

深被嘉奬遂拜忻州兼兵馬鈐轄治尚寛簡軍政不肅而其邊民戴其德惠監司亦屢薦其能今參知政事趙公𡗗公翰林錢呂諸公皆相引重期以遠蹠而命不副時晻忽摧謝此知識者所以嘆惋而重惜也君三娶皆甲族令人曰太原王氏故相沂公之姪女曰福昌縣君李氏尚書右丞昭述之女並先亡曰文安縣君王氏六宅使合州刺史淵之女四男曰大理寺丞元卿曰大理評事元偓曰太廟齋郎某曰某官某二女長適大理評

事梁彥深次幼未有行君好學通書史善筆札嘗采前世忠臣孝女事之尤著者書于屏障以為家戒故諸子輩承事惟謹語家法者多之君常言吾世為儒者獨從武弁懼忝先代方將請于朝丐換閤臺散秩而志尚未果及屬纊之日命僚掾草遺奏敘其意求一子為文資朝廷從之諸孤自定襄行哭護君之柩還曹南十四年某月某甲子窆于某鄉某原從先塋之側邀文于予以誌其墓石予惟慶歷初先君嘗副安惠公使北都方是

時朝廷推恩使者子予得與君同制被命後予使府鐵元卿適官屬邑每見其幹裕敏恪竊私謂其家法如此此不可無述也銘曰

惟任遐冑曹令為右康懿登樞英公拜後位以望隆慶由德茂子孫其承不墜厥構有美儀鸞繼仕朝端孝不遺親勤無廢官案刑典郡克濟以寬迓虜使戎不憚其難朝有知已薦之罷使胡年不羸俾志斯墜彼銘者旌來朔之裔反宅故丘有子之似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毗陵張君諱奕字源明以慶歷六年舉進士擢乙科解褐試秘書省校書郎連調太平台州軍事二推官權洪州觀察推官用薦者章引對于延和殿改著作佐郎又用三司使蔡公奏為三部推勘公事今天子即位推恩遷秘書丞考課進太常博士以治平三年五月某日卒于京師之僦舍其孤中行請舟載喪南歸即用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無錫縣某鄉某原從大墓也張氏世

居無錫以善治生産名鄉里至君而超然自喜從諸生游學經史為詞章以取科第固已為士友所竒矣及其從官專力壓事課簿書持文法所居以善稱兹又人之難能者台州大水壞城郭居民奔避無地君與同僚日夜走塗潦間為鄉導使人去卑就燥又躬督役事雖極疲頓亦不少憇而堤防遂完城中脫墊溺之患者君之力居多洪之屬邑有盜縱火焚人廬舍者巳三年矣一旦獲賊即訊款服問其火具曰始以瓦盎藏火至其家

又以彗竹然而焚之問二物之所存則曰瘞于某所驗之信然既具獄君獨疑有冤因謂獄吏曰盜亡三年而所瘞之盎竹視之猶新此殆非實耳于是吏再窮治之果得枉狀而免之三司獄號最繁者日以數百萃庭下其間繫財賂之出入枝連蔓引枉直不可遽辨君皆推窮本原審覈情偽事小戾則白所部辨析反覆或累日不已上官始僭謂君滯懦不任事既而察其情至而從其初議非夫純明于中而不橈于外者詎能持守如是

耶君居鄉里事繼母以孝謹聞友于兄弟門內雍睦人稱其家檢性尤樂善見人有所長必推挹嘉嘆謂己不若家之小史張某者奉事謹畏君謂為可教因勉以學晝則親授經義暮則使為文詞如是久之卒至于成就而遣去後十年亦登進士第今為金壇主簿君雖出富室而從宦于外惟倚禄為養有不足未嘗取于家故病且死其醫藥棺具猶有不備者由是士大夫多嘆其廉且介也始君之先世未有仕進者逮君登朝緣郊祀恩

追贈其父諱瑩為大理評事追封其母陳氏為仙遊縣太君其繼母湯氏為壽安縣太君其配朱氏為仁和縣君庇其族人追胥力役之事者不一夫人能自奮力學其效乃如此誠足以勸鄉閭為善者也君二子長即中行亦知向學次曰梁卿後君十五日而夭三女一適邑人陳充一適進士李毅一幼在家君之葬也同年生嚴叔堪論次其履歷與行能邀銘于予予官計省接君彌年每相過從語公家外時論理道聽其言亹亹有緒未

嘗及名利觀其所守誠宜書之于是作銘以刻其墓石云

猗張君行懿醇出民廬仕朝倫守道固服職勤從知已幹劇繁治衆獄無冤人志方展命已淪喪南歸壙江濆刋厥美載斯文

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熈寧四年正月某日甲子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梁公葬于鄆州平陰縣某鄉之某原以其第三子新博陵守

尚書屯田郎中亞之君祔于某方之某穴前此君之仲兄發之以狀屬予曰大事有日矣先君之墓翰林承旨王公為之銘矣吾弟屬游有舊不朽之圖敢以為誘予惟早歲與君同僚南都相好甚款甞謂君文雅修潔資適逢世使之得位見于事業當有大過人者不幸早逝遂湮鬱弗著此僚友之所共嘆惋也然則紀述之義所以發沉晦而章懿實其得無辭乎君諱彥回亞之其字也機性夙就讀書學文勤刻不廢早夜及其發也沛然

不可禦類非積力可致者昆弟皆少年得官京司而志尚益遠期于自奮慶歴五年秋舉進士同時預薦者三人而君復在魁選明年春遂與發之同年中第始君之大父翰林公洎世父史館公策進士于太宗真宗之朝俱為天下第一丞相又擢第于仁宗世卒以大用至君昆弟聯踵取世科名聲暴揚天下于時論士大夫世俗之美而文譽之顯者以梁氏為盛焉君既仕官又以吏能稱平生歴官者九階領事任者六政而所莅必有聲

稱人皆謂之才有餘而志未充也初以將作主簿知京兆府萬年縣未行從丞相管勾秦鳳經畧使機宜文字次以大理評事應故龍圖閣學士孫公祖德亳州南京兩府辟命簽書判官公事次以殿中丞通判瀛州次以太常博士從河北轉運使薦舉通判雄州又用榷場歲課盈羨特遷屯田員外郎次以都官知懷州英宗皇帝纂極推恩改職方遂正郎列權判本曹出知博州未赴治以治平三年五月九日卒于京師城西之私第享年

四十一君為治尚寛簡而傳之以文法事至乃應不肯預為條教以此雖處叢劇亦無苛滯故所至吏謹于法而民安其守監司交章稱薦以為可大任雄州舊苦公厨之弊歲時使客旁午而飲食之饋靡有虛日常擇牙校之厚貲者主之雖殫家力不足以支浮冗君至則為之鐫治宿蠧易軍校代主者委積有素出納有定侵牟吏無所用事其間前弊遂革又言于朝廷應邊郡有若此類請一切更之北道于今稱便嘉祐末大賚天下三

司調紬絹河北諸郡一用省估市易緡錢以給諸軍省估既高不能即售往往配抑編户遠近苦之君遽上其事以謂新天子即位海寓咸蒙利澤豈根本之地而先有勞擾幸明詔許平其直使民易以轉移其後得依所在實價蠲減者自懷始也開封府劾雍丘縣劫盜四人獄具移糾察君被臺檄審問閱視案牘疑辭有傅致未盡實狀留之累日摘其罅漏以示吏及就訊果二人嘗自言當案問末減法府未即斷會有曲赦四人者皆貸

殊死緊君參審詳慎之致也在獄令為雪活二人而君終不自言或問所以答曰初非不欲言念一言之蒙賞甚輕而有司坐深故之罰重矣夫以重罰易輕賞豈𢦤所為哉人以長者許之君喜為文詞長于諷寓然不尚華藻取意暢而已嘗獻祫享太廟治平初郊二賦並蒙優詔奬答儒者榮之河朔連歲有大水地震之異君推本六沴以為咎在陰教失序力役勞人譏夫未去正人未用官司縱弛法令茍簡因條為六事上之又奏丹扆

十歲其言主于規切見之者謂君端方亮直有爭臣風
采使之立于朝廷之上必將推已道以及物不然出奇
納忠自下劘上二者必有遇焉惜乎遘時方亨齎志而
歿古人以道之不行爲有命者豈是類也耶君娶滎陽
宋氏故司農少卿孝孫之女吏部尚書白之曾孫封仁
和縣君生二男子曰子諒子雅皆爲太常太祝六女子
長適光祿寺丞呂延問次適太廟齋郎王凝四尚幼君
孝友愿恪加之以兢畏不怠故能遠于悔尤始卒無玷

亦其家範如此子孫承教皆端飭自持可以保其世禄矣初君之守懷也丞相方鎮河橋封壤相距才百里而近父子惠愛被于河濵歌詠之聲相聞道路語仕宦者以為美談云銘曰

亞之嶷嶷載世襲美翰林之孫丞相之子躬服名教心潛墳史發藻休辰差肩多士初佐藩僚事立名昭累勞積課陟明在朝進登郎列出典州條忠言疏抗善政民謡時身運短道未大顯後有達者宜章厥善塋在髙原

銘在幽泉聲光不泯世世其傳

鶴山公文集卷五十八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九

宋 蘇頌 撰

墓誌

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中書舍人新淦孔公諱文仲字經父其先出魯曲阜苗裔宣聖之後襲王公封者逮今四十八世皆居曲阜其支屬散處四方多有聞于時者而公之六世祖曰續仕

唐為吉州衙推卒官不復北歸因家新淦新淦今升為軍號臨江其子孫遂為臨江軍新淦人衙推之曾孫處士君諱文質公之曾祖也皇贈光禄少卿諱中正公之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正議大夫諱延之公之父也公世儒者少稟義訓知自刻苦經史傳注百氏子集外至于天文律歷筭數之書無不識于心而誦于口其議論浹洽講解精辨諸宿儒老生往往不能出其右嘉祐六年隨鄉貢至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廷試擢進士丙科

初正議公出白屋起江表登慶歷二年乙第至是公又
以文名振場屋二季武仲平仲相繼舉太學試南京皆
取甲等故當時語文學高第者以公家為甲族焉一命
試秘書省校書郎杭州餘杭尉再調南康軍司理參軍
以正議使湖北請解官侍養滿歲用薦舉升台州軍事
推官熙寧三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龍圖閣學士元公
絳天章閣待制吳公中復以公應詔名試秘閣論在第
一對制策入三等上是時朝廷方大有為輔臣建議以

謂祖宗法度至此已敝當悉更改用事之人爭言理財訓兵以合其說而言事者不以為便繼被譴斥而公之策亦不以為便故執政疑相與表裏奏黜不收趣還本任既歸值監司旁午商度利事皆公策言不便者相持甚久未幾公丁內艱去職遂止服除除充國子監直講時學者方用王荆公經義進取以公不習是學換三班院主簿武選日受牒訴不下數百求官者至有相詬競于庭主判悉以諉公公為剖析曲直得與不得一語而

決人人莫不釋然改著作佐郎通判保德軍軍城依山
居人常苦井飲不足時有泉出城東山腹挈瓶者又艱
于出郭公奏展城圍其泉郭内城人以為非止便于用
汲亦可以為守禦之備也官制行由宣德郎遷奉議郎
還朝法當得便官屬火山軍闕通判格用進士有不悅
公者因以命之二壘相距才數舍俱號窮僻公適自彼
至未旬月復被遣亦不辭而往至則修舉廢墜督責吏
胥桊邊瑣輯民務武守賴以成績元豐八年夏覃恩轉

承議郎今上初纂嗣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文正公稍復故事擢用舊人以毗初政元祐元年名公為秘書省校書郎近臣薦諫官者八人以儀曹方講廟朝之制擢公為禮部員外郎神宗廟配享功臣衆意多在王荆公公曰精忠貫天地功利及社稷贈太師鄭國公富弼乃其人也衆不能奪卒用鄭公配享有言皇族稱謂惟楊王荆王得曰皇叔餘疎屬當各係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比公曰主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當疎間骨

內前議遂寢二年自朝奉郎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公素懷致君及物之志既在言責益思自效每朝廷政令之出無不深求其得失之迹以告于上前後陳數十事或用或不用義之所在亦不為時之譽誹而回未幾遷中書舍人偶寒疾未拜命猶謂所言未盡惓惓不已一夕草奏三千餘言首論前代英哲之君容受直諫其始勤終怠或致危亂願陛下鑒此聽納讜言常若元祐之初則天下幸甚明年春同知貢舉嘗謂士之挾藝以

干進升黜當否繫有司之勤惰于是晝則據案以稽參程衡夜則篝燈以點定朱墨前日之病猶未間而治事不廢同僚覺其勦瘵因語以法有疾許先出不爾且就枕毋宜自苦如此公曰居其官則任其責豈敢以疾自便其勤如初卒至于大病及事畢奏牓歸第未旬朔是年三月二十一日以不起聞嗚呼竭力首公以徇職如公者幾何人哉古所謂以死勤事者其行雖異而其徇一也兩宮覽奏惻然下詔厚恤其家及喪歸又命其

季弟集賢校理平仲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俾得以撫孤弱而視窀穸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皆失聲嗟悼以為朝廷喪一直臣而翰林蘇公子瞻往撫其柩曰世方喜軟熟而惡崢嶸相師成俗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也予與正議公同年進士從游有素熟昆仲之才美久矣熈寧初予方謫官居京師杜門不接外事一日龍圖宋公次道惠然見訪曰被命初考制科得孔君策九千餘言當世利病盡于此矣雖仲舒之博劉蕡之直

無以過也然時議以為書等過優國朝故事無有此比考官行得罪矣予駁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人如此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耶抑言太激而取怒耶然聖明在上斯人豈終抑不用者乎它日聞吳丞相欲擢用之士論以為聖賢相值乃志士可行之時天下亦翹足以待其設施然而未閱再歲而天不畀壽使不得竟其素志惟見于言者可以紀述以示後觀則知其所

存也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臺兵夫數十萬皆出保德境上軍須百用通判專任其責雖趣辦應猝措置無乏然兵久不解邊人厭苦公上疏論其不便有三曰大兵未出而人夫預集一也河東雇夫勞民而損費二也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三也蓋虞夏商周未嘗無外侮而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去歲議役法者有以雇為是而差為非公曰諸言此者敗法亂俗之本不可不察也議科舉者或以經義詩賦策論為四場或以經義

詩賦為兩科公曰四場是也又謂内降除官出唐之衰政聖朝不宜有此後因日食七月朔旦上封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察此所以消厭兆祥也凡所言多切直拂時人為危懼而上常察其誠意多為容納又言朝廷起處士侍經筵所以崇進道義也而希附者衆致興黨論使人不安其分浸不可長又執政罷不以大故宜全進退之體以散官領州恩禮非稱王氏經義今格不用而其

親黨有專守其說者不宜置之朝右以敝惑後進熙寧用事之臣有主新法而撓民事者謫逐日淺未宜内徙有榷鹽利而酷刑罰者請命案實以正其罪上皆施行如其言由是論之居位雖不久而其志得行固不為少于士望雖未厭而于公志亦無慊然也公為人恬介自守持重寡言笑无不事請謁尉餘杭日轉運使名與議事事已馳歸不復趨府人問其故對曰于府無事也在朝非公事不見執政法許同謁亦不往與人交不為苟

合久乃見其情至前年予忝秋官之命因上奏曰智識明敏操守專固臣不如孔某請以代臣公知亦不謝及公再遷近職薦今彭紫微汝礪暨黄左司廡自代呂丞相稱之曰孔君能舉類矣二公相繼進擢公不以為德其接物以誠無外飾多此類也性喜飲酒飲益多而色益莊其中皡皡然若有所得平居未嘗問家之有無内外洒掃之際家人諮所以處畫後事惟答以無事此豈其信道篤而知命至者耶享年五十有六死之日家無

餘貯惟有書五千卷皆手自校緝者遺文若干篇其人
集為五十卷公舉進士時故紫微呂夏卿為南省點檢
官得公卷曰詞賦贍麗策論深博其文似荀卿子雲主
司以為知言推此言而可以知其他述作之體制也夫
人清江縣君蕭氏同郡處士淇之女一子曰元方用公
遺恩補承務郎三女曰保姐曰館娘皆幼曰榮娘早亡
初公熈寧中遭正議公憂未幾母夫人仁和縣君楊祖
母仁壽縣君劉相繼棄養值歲之不易併舉三大喪而

祖塋無可葬者遂謀去新淦而宅九江卜德化縣某鄉某里之某穴吉躬冒山谷涉歷寒暑不數月而冢宅成未終喪而室堂具鄉人見其區處咸以為得禮之實及公之喪歸集賢君挈其孤相地之宜卜某山某穴又吉于是元祐六年某月日時克襄大事去正議塋相望數里而近凡域兆堂舍亦如其制此又得孝子善繼之義也前期二季以德銘見屬又得建康張舉狀公履行甚詳姑摭其大槩及嘗所聞見者以為之銘銘曰

遠矣孔氏四十八世曲阜舊封襃成是繼旁支屢遷或
越或冀新塗之族源同流異是生紫微鳳舉鴻儀父子
昆弟出逢聖時高文大策陳當世之宜嘉謨讜議為天
子所知元祐初載乾坤交泰公為諍臣朝夕納誨言無
隱情病不辭憊耳目之寄方宣股肱之虧已逮公生貢
章有墓潯陽先君之側又為公藏上思遺直厚恤其喪
爰命介弟出使江鄉言瞻廬岫幽堂斯構蠡澤出其
南浔漢流其右慮岸谷之或遷勒銘詩而示後是為有

宋之名臣宣尼之遐冑

職方員外郎郭君墓誌銘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單州軍州事東平郭君以熙寧九年三月己未被疾不起于州寢享年五十有五諸孤奉喪還鄆藁葬興化僧舍以元豐七年四月癸酉克葬于平陰縣翔鸞鄉大留里從吉卜也先是先公侍讀既葬于縣之肥城里餘三十年而太夫人尚無恙一旦棄諸孫之養將謀合祔而視冢者曰舊塋地洿下而土疏惡

占宜改宅去塋之北十里而近得今新域于是合公夫人之柩厝大穴而郎中洎職方君婦孫昭穆以從祔習士禮與通葬範者皆曰宜稱遂掩壙焉君之先世自陽曲徙東土萊州萊陽縣令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寧追封清河縣太君張氏曾祖考妣也解州解縣令累贈禮部尚書諱禹偁追封彭城郡太君徐氏廣陵郡太君王氏睢陽郡太君宋氏祖考妣也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累贈吏部尚書諱勸仁壽郡太君李氏考妣也君初名

元賡字永叔後從進士更名源明字潛亮少自修飭舉措必踐規矩接人無墮容無僈言至講論義理則毅然不可抗奪秉筆為文章不待師友之益而自成風格既舉有司名籍場屋嘉祐二年春沈翰林遘祖集賢無擇主試別頭得君程文寘高等又稱誦于朝不容口既而擢第遂為時聞人初用父任將作主簿三遷大理丞歷監曹兖二州鹽稅在京藥蜜庫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曹頻叔辟掌機宜辭不赴知越州蕭山縣縣之宿豪

有父子為姦利者悉捕而寘于法有育孫女過時不嫁而利并其財者諭以禮律使傾貲以配良人太守刁約聞之曰郭蕭山厭民望矣嘗艤舟餘杭津亭聞客有後至欲泊者亟徙以避杭守嘆其不爭因榜亭為讓後避諱改曰禮歸朝監永豐倉累遷殿中丞太常博士治平二年用今丞相王鄆公承學士詔薦御史為監察裏行于時呂誨范純仁等六御史諫官以議濮安懿王祔廟稱號不合相繼罷職君受命之日拜疏論列以謂誨等

忠言嘉論許國大義可從可旌無名斥去望追還舊職而罷臣新命詔許上還除書今上登極推恩由尚書屯田員外郎遷都官唐質肅公為中丞奏請復臺職既參知政事又薦陞任遂擢知華州秦鳳副總管主回易吏過郡監稅錢蠹以不即赴務觧州州鞫回易如法又按閽人以引入城不得為漏稅蠹陰以狀白提刑雷周輔移劾旁郡而周輔適至辨爭不勝奏以為詢詈使者而郡官亦上其事至遣使即訊君卒不自直遂免所居監

淮陽軍酒稅而周輔亦坐撓法罷任君不以左官介帶
晨入暮出如常僚本道安撫監司交章言其辦職滿二
歲移知汝州州卒有戍邊者厭苦其主帥苛暴羣訴于
前辭涉犯上既罷更有密言詠及黨輩公察非辜議為
奏請會有德音原貸者甚衆歲餘遷濵州不行改單父
未幾名權三司度支判官以親年懇朝廷嘉其誠孝聽
仍舊任俄而改職方以卒君趣尚高爽不以得喪嬰心
力學稽古常欲見于行事故立朝在仕勇于敢為而無

所避憚熈寧初轉對上封言五事一曰撫夷狄謂解西師以弭邊患二曰惇禮範謂大臣年至請老以全名節三曰信命令謂任官出令執政審可然後奏行四曰正刑辟謂監司失職宜隨事輕重以行責降五曰澄吏源謂恩澤入仕路之猥衆宜有裁損又謂天變地震皆陰侵陽臣强兵挫夷狄内侮之應望責任宰相内修治道外飭兵備以消厭未萌大抵指切時事忠精無隱觀其志可以見其志矣平生與游多一時方勁之士瀛帥李

師中誠之尤相厚善誠之貶官過單留連累月涕泣不
忍别蓋趣舍同而久要固也素通術數深信定分疾且
革取其書閱之欷歔反面不復有言嗒焉委順非篤于
信道詎能臻此惜乎年與位皆負其實使不得大施于
時此士友所以嘆惋也夫人李氏工部侍郎應機之孫
大理評事咸寧之女前十六年卒子男五人曰茂倩河
南府法曹參軍次曰茂恂奉議郎提舉陜西買馬監牧
司公事次曰茂澤承事郎次曰茂曾次曰茂雍未仕女

五人二早亡次適奉議郎孫亞卿封文安縣君後君六年卒次適宣教郎蘓熹次在室孫十四人孫女九人初侍讀公之薨也君援學士褒䘏例請于朝特詔贈禮部侍郎君亡之五年茂恂為祕書丞加贈都官郎中而茂恂未登朝時與其弟茂澤愴夫人之不逮養各以當遷一官求換邑封仙源縣君它日又進封隴安縣太君積善貽慶子孫善守家法宦學相繼可謂有後矣予與君世契且覩義分尤著諸孤方圖不朽猥以見屬摭實敘

事繼之以銘銘曰

郭氏系周胙土于武仲叔二虢叔謂鼻祖平王之東絶而復封謂虢為郭遂啓厥宗分支別派燕隗齊最東都況躬西京欽解杜陵頼川盛于歷代爰分汾陽為唐上宰本朝甲族太原東平武惟右戚文則貳卿於顯貳卿逢辰遠至實生二子為時良驪伯也清方隱吏潛郎仲氏亮直名稱最良仲之立朝不飾不矯屢抗封章帝用褒表躬雖遠臣心不忌君再辭臺省涔陛長人兩守藩

郡仁聲益振才高命屈卒亦難進曲阜崇岡在汶之陽祖孫同域龜筮襲祥其祥謂何百世之裕令名不泯兹丘益固

國子博士陸君墓誌銘

國子博士山陰陸君諱珪字廉叔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軫之子贈光祿卿諱昭之孫以熙寧九年五月癸酉卒于濠梁之官舍以明年九月丙辰葬于會稽縣表孝鄉趙樂峰之南原日月有期矣諸孤

以國子直講龔君原之狀求銘于所知者謂余昔嘗使淮南表君之治效為一道令宰之最又嘗主禮部貢舉奏君之仲子佃為第一然則不得為不知者也于是以文誌其壙云君始以父任為太廟齋郎景祐中補湖州武康尉其令老且闇邑事無細大皆屬之君君年始冠矣而處事如理議者謂宿其官不及也再調信州司法參軍州將張鑄以慘急嚴下無敢與抗者君數爭曲直于前終不為所奪用薦者遷杭州南新令摘其尉馬惟

一貪贓繫于獄或謂曰法無縣令下佐官獄事以此獲譴可惜對曰苟畏吏議而屈于凶人我不能也滿秩改睦州錄事參軍衢婺之訟有未決者皆願移于君曰雖得罪猶甘心也考課擢大理寺丞知明州奉化揚州天長二縣皆以嚴著稱辨析姦隱如已親見之揚之大姓湯氏二子分財凡訴其弟為異姓子不當有分法父母既亡則以籍為定而江都廣陵之籍先為其兄賄毀之情幾奪矣又下天長君盡索架閣遠歲案牘閱之得慶

歷中州帖有其弟之名者上之州是時州倅呂君希道適治其事嘗謂余曰十年滯訟用是以決之非有健令安能辦此太守韓王汝亦稱之為有君子之剛而邑人謂其政可繼包孝肅公蓋公嘗宰是邑有遺愛故也然公之為政自明至曛雖退食不去廳廡而邑事以治君之政以聰察為先過其廷者肅如也方晝則無留人而邑事亦治由此言之政無繁簡要之實惠在人則久而益見思也會葺縣廨財用不足請于州不可調于民又

不可于是使人有罪非重故者皆得贖金以助費不日而工告完後使者以為法不當爾故奏罷之左降監濠州酒稅至則濠人讙曰此天長陸君也州以事諉之者十七八君亦精力不憚煩苦後雖病癯瘠猶黽勉臨務間或移告則州人乘門請起轉運使楊君汲薦之曰古所謂盡瘁于國者陸其是也方玆時朝廷切于用才不以年次擢者前後相望而君之資適逢世又有知已者在朝人皆期其行且見用矣不幸奏始下而君已亡嗚

呼命也乎享年五十五有文集二十卷君少時通敏有才氣好學尚義其僚壻孫威敏公尤器待之曰奇才也鎖廳舉進士賈魏公寘其程文優等後不中第亦不再舉曰吾豈不得已者耶然性喜飲酒每引滿怡然以之酬酢事變愈醉而愈明嘗以所生母喪歸越治焦塢先塋屬歲旱乏水一日有泉出其地中取汲足用既已事而竭焉鄉人以為誠孝所感也夫人毘陵邊氏兵部調之女號德安縣君生四男子長曰佖尉氏縣丞次即佃

也審官東院主簿次曰傳真定府學教授季曰倚舉進士君雖仕宦齟齬不如志而諸子皆少年競立與當時巨公游聲稱已顯矣吳越之間多云吏部有陰德君能教之忠也銘曰

所謂良吏其政平易雖以刑成卒由寬濟匪德匪威孰克用乂我見其人陸君是矣允矣陸君政以敏聞風聲肅肅雖歿猶存越山故鄉水深土厚丘隴在焉聞望不

朽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九